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唐語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為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

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為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

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
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
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
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組引楊慎語
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
刻殘本分為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
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

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删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尚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為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後之共為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為二仍為八

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脱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説部一一詳為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唐語林卷一

宋 王讜 撰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

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
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
姪連名
明皇時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
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
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
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明皇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卧諸王或有疾上輾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諭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鬢髮班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

洒掃而樂罷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原注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

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
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
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明皇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
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
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
必厚斂於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撤火炬而後

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於此也

明皇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數四上不為之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絶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

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勲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氊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黄金百兩後三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黄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為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舟檝相次商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絶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晗之人莫知也後商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興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

嘗以嚴顔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内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没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閲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

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薛氏舅
華同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
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
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
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
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

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奏章後亦為尚書

沈吏部傅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賔僚無非名士身没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録見稱於時公亦為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録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

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

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

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受杖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

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轝晨暮奔追兩肩皆

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

還古怒中恐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

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為

悪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為之稍節有堂弟善膺粟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操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絶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為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瞉在翰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瞉因春時遊宴歎忽念温凊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

贍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斥去戲樂卽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觶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圬墁之

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
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
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
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為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
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
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
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

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
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
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㫖
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折筯性情如此恐
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
為首倕生六子一為宰相五為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
鄲外壺尚書郎鄜廷尉郇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鄲

原注郾及鄲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鄲嘗搆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為然

李尚書蠙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為首嘗為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

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難解疑有脫誤

王咸少監僖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將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為惛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

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士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仟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窀穸不為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

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踐祚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顔游鍾陵自章江入綯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顔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火燃輒焚及其鬚姊曰僕妾甚多何為自苦若是勣曰豈為無人耶顧姊年

與勣皆老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寛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守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湩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損嗜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唐若山餌芝术嚥氣導引壽不逾八十郭尚父立勲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踰九

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為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之則解脫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

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亦何聊乎意復解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

太宗將致櫻桃於鄠公（原注隋後封為鄠公）稱奉則似尊言賜又似卑乃問之虞監監曰昔梁帝遣齊巴陵王稱餉遂從

之

太宗之征遼也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特罷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宫諸廷院列樹白楊將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宫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宫中可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

誦古人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是塚墓木非宫室所宜種孝仁遂令拔去更種梧桐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頼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徒别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黄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代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黄帝雖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四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

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甍太宗御製碑文
并御書後為人所讒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
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發馳驛以少牢
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為樂常每勵心
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爾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事
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
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中

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

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爨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天則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

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止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

下若近鑒危亡曰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宫還京有宫人憇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宫人於别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宫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賤隷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

謁至於宫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即位

之明日有獻鵾雞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意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僚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為寮友則克安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匹遂拜為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幾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

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宫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宫之内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宏益

張元素為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刺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即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

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房喬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喬及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喬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喬等謝旣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喬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喬等不識所守

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廵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虗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待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

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為黄門侍郎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還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汧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廵官或譏年

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郢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為舍人以此譏之

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

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為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復讎之義時裴垍為宰相李刑部鄘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毬場草生何也對

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爲之笑

鄭陽武絪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圖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

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為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緑李為首楞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蔚宗以諸香品時輩候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

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為判官奏言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

李吉甫為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

不憚掌武啟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政事上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刼為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為作賊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為盜上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太宗親録囚徒死者二百九十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畢至悉原之

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减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爾耳

案此條宜列言語原書分門未當多有類此

姚崇引宋璟爲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協心翼贊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荆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理去馬鞭鐙

民皆藏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明皇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
歡娱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八人
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崖
公甚覘斗欲為弟奏請沈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
贈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永巷中小客曰臣請
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
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

聖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固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玄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懽躍上密敕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為崖公以歡為蜆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為長八

顔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

馬使五原有寃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明皇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塡咽金吾衛士指過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内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塲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者必死是以終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境無人敢犯者

明皇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啟上乃潛令人詣宫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蝗姚元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蟲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

之詩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行之所以安農除害國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泚者妻公以伎術供奉明皇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許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諮執

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即令奏聞居二日如泚賔朋讌賀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之罔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齡召囚面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延賞為河南尹官吏有過未曾屈辱所犯既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德宗時李納陸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曰朕豈藉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真偽不難但詔納便以回賜三軍即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軍中也上曰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已來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優賞上以為然

詔至納慙恚構疾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折公主水碾磑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强禦故用之

闞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爲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繈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

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舭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拜戸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税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劉晏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轉相受給達太倉十運無失即授優勞官汴水至黄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晏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即其間執事者非

一當有贏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窘即官物堅固若始謀便朘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減之名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船場既隳國計亦圮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時猶可給至咸通末𣏌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艘用木廉薄又執事人吳堯卿為揚子縣官變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榷隨所送物料皆計折納勘每船板釘灰油炭多少

而給之物復賸長軍將十家即時委弊

韓晉公鎮浙西地痛行捶撻人皆股慄時德宗幸梁計衆心遽惑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偏懲里胥或有詰者云里胥耳原注蓋或問其故而云答之之語也擒賊不獲懼死而逃哨聚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撓村劫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為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上心其旨如此

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為亂乃置㓰東營吏俾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為之潛除酋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尸連日謂人曰草賊非屠牛飲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絶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攬監察裏行㓰東觀察判官趙傪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監守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為汝揀得一

好長官知否修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策制登科

韋皋夔行軍司馬劉闢知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

命闢為帥以狥軍情旋舉兵扼鹿頭關下蜀蜀帥李康

棄走上敕宰臣選將討伐杜黄裳曰保義節度使劉澭

武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為

優黄裳曰劉澭自涿州拔城歸闕扶老攜幼萬人就路

飲食舒慘與衆共之居不設樂動拘法令峻嚴整肅人

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勲績原注澭濟之地濟繼怦鎮幽州澭任瀛州刺史與濟

有隙濟欲害之毋氏潛報滔滔盈誓拔所部歸闕不由驛路而行秋毫不犯朝廷優遇乃割鳳翔府普潤麟遊等縣為行秦州以普潤為理所保義為軍號拜滔行秦州刺史充保義軍節度史所領將十營於此滔鎮普潤七年後鎮涇原上曰卿選劉滔甚得其人然卿慮亦未盡滔馭衆嚴肅固是良將性本倔强與濟不叶危急歸命河朔氣度尚在常聞鬱鬱扼腕恨不得名藩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鎮西川以為寵況全蜀重地數十年間頗德名臣方可寄任滔生長幽燕只知盧龍節制不識朝廷憲章向者幽縶幕吏杖殺縣令皆河朔規矩我亦為

之容貸若使鎮西川是自掇心腹疾不如崇文久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沈審乃命為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劍門長子曰暉不當矢石特斬之以勵師次綿州斬磽州節度使李康疏擅離征鎮不為拒敵原注當時議者云康任懷州刺史收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崇文乘此事為之報讎入成都日有若閑暇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韋皋故事一應為闢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原注本名犯文宗廟諱皆即論薦館驛巡官沈

衍段文昌闕迨令剌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謁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叱起沈衍令梟首於驛門外舉酒與諸公盡歡俳優請為劉闢責買戲崇文曰闢是大臣謀反非鼠竊狗盜國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為戲弄杖優者皆令戍邊（原注房式除給事中韋乾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鄭士美除太常博士符戡除秘書郎並未到謁而命下）劉闢就擒得侍妾二人皆殊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曰謬當重寄初收大藩且要境內之清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美婦人作狐魅

天子意崇文此生不為也遽命配緜處將校原注上聞之語內臣曰崇文得陝邑不進來又不自留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為蜀帥惠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兒偶然際會累立戰功國家酬奬亦極矣西川是宰相迴翔地崇文叨居已久豈宜自安但得為節制邊鎮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讓請邠寧以至於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便殿與宰臣論政事容貌恭

肅延英入閤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為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剥膚取髓強娛耳目其儉德憂民如此

吴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為元帥召對於内殿曰蔡賊稱兵昨晩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乖一葦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卿以摧狂冦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

霑衿上亦為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鹽福建院贓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羣救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贓使德輿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毋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其為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

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魯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换鄭𣂏子引張纔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囚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里官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騃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

遣工役當令供倚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倏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瀍洛之韋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回乃賚瑞寳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為前主僧隱没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

其金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者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僧以其孤立不雜輩流欲由此擠之因流涕言其寃狀公曰此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闗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歷中亮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

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貨之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設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顗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歷中刑部員外郎龔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丱角纖踵大釁成長謝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裏衣不釋絹素博覽羣書不為諷詠皆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録

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内外揚歴行能所立具材何適必
廣詢搜載於别録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將
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縣征賦重輕物旌
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强弱無不備
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
除苛静理之術蔚為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經歴
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沴朝
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梁公洎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

羣輩公俛皆布衣舊繼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韋公及數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推鎮銜命難理之邦金屬末之定案此句疑有脫誤其人咨於韋韋曰某寛和通簡某剛勁峻急某卹物利人某殘刻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凋瘵裨贊朝署未嘗有私性沈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為龜鏡相顧而歎曰五輩五人智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欬唾

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樻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甞有儒生入市市内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甞叱責

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
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實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廵有小吏從市求取事發
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
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
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況憑禁軍之勢耶彼受
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强可以矜減後吏則挾臺之威以
恐百姓杖背猶爲至輕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

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或有却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县向不與張熟但聞其在窮褱馬正當求禄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為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遯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原注李衛公初入相是太和七年居李石之前衛兵不因李事記之者有誤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其目衫色奉進

上曰不可賜曰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内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

主帥親自為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駡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為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

郭將歸看醴一無所設坐於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閫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送廵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冑覩此天厲將彈下民當

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

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橫攔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為尚書右丞

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具牒置案前堦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揩於堦上退身至詞云在

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鬱謹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為將否君不同蔡襲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具人未遜公復召前并排衙大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補都衙軍不見盧鈞耶軍中見節使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裹香紙合如何於是牙中感泣領拜謝而去蔡受左都衙押即日表薦為上將軍尋建幢節鎮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士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宣宗即位流歸真於嶺南戮元靖於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為别宮舅鄭光為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請后以光生計為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

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

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即位殺道士趙歸真而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為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璲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旌節矣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可就李璲宅却與使來旌節及璲門而返劉潼自

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畋綽上疏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已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抑或仍舊上疑左右黨蕭乃詔翰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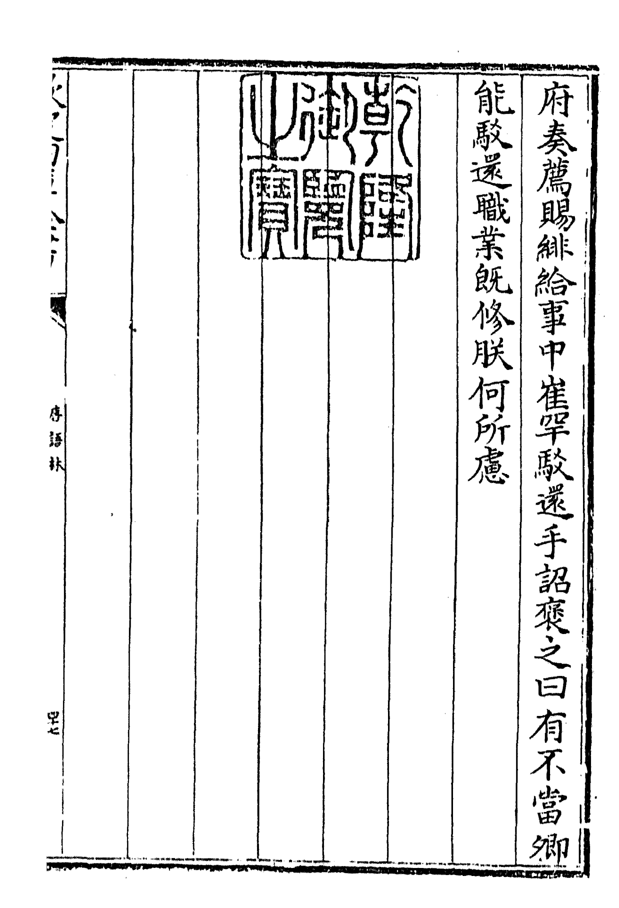
京兆尹因徒逸獄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宣宗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撓於權勢而不行宣宗時韋澳為尹牓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

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為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勲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為懲否叢曰

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奬擢非嫌忌也上曰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為復别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邀者于時李藩自司勲郎中知制誥衣緑如故鄭畋綽自給事以論駮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珣自禮部侍郎為浙東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勲員外郎除洛陽縣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



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唐語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二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儁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唐語林卷二

宋 王讜 撰

政事下

宣宗令翰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放撰次一書進來澳即采十道四藩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

南陽名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獵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于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攷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上歸于御扆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懐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為懐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謝上諭其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于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間惟于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名入改司勲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名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勲郎中知制誥

樂工羅程者善弾琵琶為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于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倚嬪御歌必為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

一日果以睚眦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為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為恨上曰汝輩所惜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葢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馭下每罷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

宣宗雖寛人愛人然刻于用法常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内外由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為七字語上有指顧遽令摹詠捷若夙構尤為帝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笑談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疎之後其子犯贓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奏敕醫人劉集宜與一場官集

醫行閭閻間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執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為翰林醫官其次授州府醫博士委務銅鹽恐不可責其課最又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詔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匹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劉集大好

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刼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書其名

帖于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脉原注禁中以診脉為對脉數日自陳求官不與但每月别給錢三百緡

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于石硤驛怒餅餌黑鞕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謫配恭陵復

令過陜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鄠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爾卿等每為匡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横為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内

庭用臣為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于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于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為懲戒上曰可也為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京兆府有厭蠱獄作符劾者郭羣屬飛龍三牒不

可取韋澳入奏之上曰郭羣屬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羣付府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為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為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何以臨郡對曰詩人言不足有實也仍薦廉察可任乃許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吏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韋澳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黄門置茶牀訖亟屏之乃問朕於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總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計將安出澳既不為之備卒意對曰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太和事不若就其

中揀拔有才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朱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黄至緑至緋皆感恩方紫衣掛身即合為一片矣澳懟汗而退

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有詞人録詔報雲南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為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宣宗崩命内臣告哀行及其國南詔王豐祐已死子坦綽酋龍繼立號曰驃信凶很悖慢謂

我國亦有喪朝廷不賜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嶲朝廷以驃信名近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絶册立弔祭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甿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為敵宜化以禮誼邊鄙之君立名犯上難為奏聞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册且發使弔祭以恩信全其國

禮詔清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冊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即遂陳祭禮令使臣録文并賻贈帛以送驃信具報清平官已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為雲南弔祭宣撫冊命使已報破越巂攻邛崍關使臣逗留數月不發未幾悰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爾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絶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

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諴爲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敕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爲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褊狷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

逐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宗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温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史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禄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以鄰道兵送赴任諸州皆平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澤先是宣宗詔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别郡須歸朝奏對後

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地除一故舊徑令赴州上覽謝上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此近換守庶幾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覲問其施設優劣將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復變之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選尤難其人（案此下有脱文）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間水旱乆宣洪潭青廣等數郡軍亂益將帥失於統御而不日安

輯時稱小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慆悰之弟守泗州為龎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死巖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壘獲全尋加異奬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嘗自薦於上稱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温璋失守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師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

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度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悖慢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殆盡徐州軍士畢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

人敢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知焉式既視事餘黨並遠竄郡中小安矣式初為京兆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為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進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太宗閲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臓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况臨萬乘而販蔬鬻菜上從之不行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凡三為相皆兼兵部軍鎮道理與騎卒之數皆能闇計之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大足年間遷涼州郡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禦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獻唐興以來善為涼州者郭居其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兼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塡委凡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賢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否恪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明皇遊咸宜宫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

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為申州刺史明皇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上不納俄校獵于渭濵密令會于行所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藏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上大悅與之偕為臂鷹遟速在手動必稱旨上歡甚樂則割

鮮聞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上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内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上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當尚書鎮南梁境内有朝士莊産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當嚴明有斷處分寛織蔑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

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遽命成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焉崔珏二子凶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善吹笛者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明皇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吹笛者在側指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明皇遽曰朕與卿戲遂令

曳出纔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策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穏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踴貴畫圖為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揚州留後徐粲杖殺之

李惠登自軍吏為隨州刺吏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

識登字為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
左丞許孟容奏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
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
甞得脫數日果擒張晏輩
王悅為盩厔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
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爾死
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

毫不犯

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使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美筆硯問曰為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吕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為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内難詠鬬雞寄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

皇覽之嘉嘆數四遽擢用之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飲酒數盃以被覆面而寢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謂為腹藳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偽周天后覽之至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

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也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廐竈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明皇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明皇初即位鋭意政理好觀書留心起居注選當時名

儒執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遷名曹郎蕭之
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内起居注為
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霑
賫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
但謹為上客原注上禁中常自稱阿瞞明日寧王與岐薛同奏曰臣
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記敘其事四季
朱印聯案此上文有脫誤牒送史館附依外史上以八分為答

詔謝而許之至天寶十二載冬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為一軸用彫檀軸紫龍鳳綾標寧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上實惜此書令别起閣貯之及禄山陷長安用嚴高計原注禄山謀主嚴莊高尚等未升宫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明皇實録百不叙其三四以是人間傳記尤衆

李白名播海内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嘗製樂府云太白入月敵

可推及祿山犯闕時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寳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
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
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
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
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寳初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
有竊窺其藳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
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藳既無別

本後更纂録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為會稡取爾雅序會稡舊説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稡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張説等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子也覩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為升降埱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

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為可行也及聞珣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為千載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菩薩寺僧宏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為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會宴於太極西内王聞之泣下為詩二絶書經卷麻紙之後宏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戸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

辭世喧翛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幷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即急召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姻戚令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

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具官某其文并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子儀大稱之

德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也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别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明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

是與吉甫不協

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率爾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三百顆

韓晉公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即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哲

王軌範歷歷可見上曰尚書曾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為之化若使資聖覽為理國之樞要即未若貞觀正要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

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諸鎮幾至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儒生作相竟為章武佐命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為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樂和物之名也一條多稱劉禹錫云或聯書或另條蓋采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多譌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詣施士匄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

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罳者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敭去其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即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

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得見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劉禹錫曰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住云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餻字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為之甞訝杜員外巨顙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

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韋絢曰司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即呼為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即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衛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畫舸覆堤即今淮浙間輸船蓬子上惟幕耳唐書盧藩傳言之案唐書無盧藩傳韋絢唐人亦無引唐書之理疑有脫誤船子著油案此下原闕一字比惑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旄丘者上側下高曰旄丘言君臣相背也鄭注云旄當為

埊又言埊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序曰人不得耳聞眼不見為無案今本山海經序無此二語據文義亦有脫誤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蟲疑冰之類是矣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絶所以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楊何者有禮學以廷評來夔州轉雲安鹽官因過劉禹錫與之案此下原脫二字何云仲尼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問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

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

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最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為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崐崘遠山形菡萏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菡萏極的當而明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㧞彈殺人其兄怒之

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即非異器矣又曰為文自闘異一對不得予嘗為九用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甍於桂林也柩過渚宫子時在朗州使一介其奠酹以申門吏之禮為一祭文云事異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異自思得者柳八駮韓七丈平淮西碑云左飱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白韓碑兼有冒十

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為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為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弘為統公武為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臯修史為愬傳收蔡州徑入為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

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羲和為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璽皆知陰陽術數也南都賦言春茆夏韭子夘之夘也而公孫羅云茆鳥卯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夘忽無言案此句疑有脫誤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揚之使水力弱亦勞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一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用用又曰近代有中正

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之至東晉吏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為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宛然尚存當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涌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尺破碓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

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埀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温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温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陸法和嘗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亮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必未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注唉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 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

亦然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畧語訛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靄兮言四物調和為雲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為之代時吳與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從元稹鎮會稽參其酬

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居易在杭始築堤捍錢塘潮鍾聚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在蘇作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守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塡如是五十餘年及黄巢至都文籍多焚燒其俸遂亡

張弘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

在元和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

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為務楊公尤深於奬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為文至精奬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為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

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書最多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為後來所重景鳳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為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

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徽文學之茫墜

裴晉公自為誌銘曰裴予為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為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為銘顔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為誌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嘗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幾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伏不已一

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

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閲羣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即灌手斂袵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即何以為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内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

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賜訓上

曰與卿為譚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水部員外郎賈嵩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原註當時人李廓廓馳名為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令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玨奏曰當令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令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

康佐為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仁揚朴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當時輕薄之徒擒章會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問成體乎玷黷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襃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

為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一其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商議同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

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
命之優劣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衛公鎮浙西
以南朝舊守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
府瓦官寺衆白守亮曰夫夫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説易
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
汝當慎之守亮既至衛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
析理出沒幽賾公既欲賓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

前席命於甘露寺設官舍自於府中設講席命從事已下皆横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亟謂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整巾履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明日率賔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禄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齎

詔書賜德裕德裕謂曰子為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為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尤喜之遣使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為丞相上表雪德裕冤歸櫬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嘗遊山寺讀一碑二字不過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遍問人果無知者連典江南數

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緡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郡領郡管仙山廬陵時為人妄許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陽温博士庭筠亦謫隨縣尉節度使太師使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祈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勲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

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當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藎緬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緬有小案置御牀有書兩卷謂緬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覩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

曽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旨御試舉其要絢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壼奥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

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畧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佳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秋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霽色閑上嘉賞久之魏蹈舞謝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内觀書或至夜中燭灺委禁中謂上為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議大

夫鄭渾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停勳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都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政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潯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鈴朱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顧賈島平曾李淘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鳴張維皇甫州郭鄩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

不中科

陸翺為詩有情思其間居即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欲開花宴趙氏北樓云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朗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為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鸜鵒早鶯柳絮燕子皆傳於時登第累年無辟召一遊東諸侯得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才藝勤於讀史

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為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案此下原闕一字)下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為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為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為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囘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

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為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思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為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郡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尚動天下

之議行道興詠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北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尚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疏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有别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遠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接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作李焉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禄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及孔氏秘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禄里按玉篇

等字書皆云東方為𧰼音或作角角亦音禄魏子秘記漢紀不書𧰼而作禄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李匡又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師之東則角里為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𧰼爾然𧰼字亦作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䚡角之角字是以令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為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禄之角與音覺之角點書有分别又不知角𧰼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

君大夫鬌爪實子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為覺覺是齶際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内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氏孔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綠當為角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祿音

月令令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非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

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人皆以為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為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畜賤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更要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按陸氏釋文亦云

一讀至不字句絶則知其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絶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乃問馬其文別為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𦂳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構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為某字發上聲變為某字去入又改為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為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於亡

字母字並是正無字非借意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一乚（原註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亡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原註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毋皆呼為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二字（原註上無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為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微引非李氏立

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濶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誼愨懃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匡乂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

悟所注直盡從李氏　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
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有憑證細而
觀之無非率爾令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
捷人壯士博格猛獸施功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
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
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
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

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註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輙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畧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脂内謂之寒葢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為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云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為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

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艣耶况此篇全説般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為搴下句亦宜改艣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㷔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絶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為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衡山五峰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石廩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以文與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為友華作賦云星鏈電交於萬緒霜鋸氷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為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

黷竊映旭日之慾龍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為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鄭（案此下原闕二字）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華前落藁瘞城隅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

三殿侍宴詩云甘露垂天酒芝盤捧御書舍丹同蝘蜓厭骨慕蟾蜍上親解紫拂箖帶以賜馬蘇嘗夢書壁云元者見逐饞人孔多既誅羣凶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又聞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詩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

曰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賈二謝上杜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瘳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文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為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

此行秘書也虞公為秘監於省後堂集羣書可為文章用者號為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世

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録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傳沖亦明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耆舊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葢懼

見嫉於時隱其名氏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牓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當如一日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

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黄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髙致得宋之問輞川别業山水勝絶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賦庭故
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盖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
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大歴已後專學者存蔡廣成周易强象論語啖助趙匡
陸質春秋施士匄毛詩袁彛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
庭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至則賈僕射兵賦則

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歴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為詩吳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名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為圖障

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為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

張登為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中世有造謗辭而著者（原註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原註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有妓樂而工篇什者（原註蜀妓薛濤）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原註郭氏奴不記名）皆事之異也

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俊人實在其中由此者為聞人爭

名常切為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謂之第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往還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謂之題名會讌為樂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

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其風俗繫於
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著其大者故位極人
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常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
焉劉闢元脩有焉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
為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
寶則有袁成用劉長卿分為棚題是時常重東府西監
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
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楊公主不協蔡南

史獨孤申叔播為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獨流南史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盖因緋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歴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

唐語林卷二